

知战善战『好战』的陈赓

□ 张延升

陈赓率领红十二师包围双柳树。敌228旅据守在坚固的城防工事之内，强攻硬打不易奏效，陈赓采取了“三面攻击，网开一面”战术，以大部兵力从东、南、西3个方向向村中敌一个旅发起攻击，虚留北面不围，另以一个多团兵力隐蔽在北面，诱敌突围时予以追歼。经过激战，最后在守敌向北逃跑时，全歼该旅。

抗日战争时期，陈赓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386旅，指挥了长生口、七亘村、神头岭、香城固、歼灭日军观战团等游击战、伏击战，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和“扫荡”。1938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到晋东南考察时，称赞386旅的卓越战略战术是“世界上所仅见”，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1938年3月16日，陈赓指挥了神头岭伏击战。伏击前，陈赓带领大家查看地形，发现公路在山梁上，地形既不适合埋伏隐蔽，也不适合部队展开战斗。陈赓利用了“兵无常势”的辩证法，力排众议，他说，利用敌人也认为地形不适合打伏击的麻痹心理，利用旧工事和附近的山梁做好隐蔽，“独木桥打架，先下手为强”，只要快速、勇猛，就能变不利为有利。干净利落的神头岭伏击战完全按照陈赓的预计展开，激战两小时，日军在毫无准备中被全部消灭，共歼敌1500余名，缴获、击毙骡马600余匹。这是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伏击战，被日军称为“典型的游击战”。陈赓指挥的响堂铺战斗被日军作为“更为典型的游击战术”进行研究，香城固“模范的诱伏战”则干净、彻底地歼灭了一个日军加强中队。曾任干部团作战科长的韩振纪分析，陈赓指挥上最突出的特色是大胆果断、机动灵活，善于掌握战况、捕捉战机，从不打死仗。

敢战胜战 勇打硬仗大丈夫

陈赓率领386旅及后来的太岳纵队和陈谢兵团，打了无数硬仗、恶仗、大仗，越战越勇，连战连捷。面对日军凶残疯狂的扫荡，陈赓率部转战晋、冀、鲁、豫等地区，把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围困战和正规战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粉碎了日军残酷的“扫荡”，打得日军狼奔豕突。战斗中，陈赓总是冲到最前线指挥，有时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多次负伤，左脚腕骨头曾被打断，还多次毒气中毒。全面抗战最初两年，386旅对敌作战达210多次。陈赓后来说，“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起劲了！”

面对装备精良、数量远胜我军的国民党部队，陈赓时刻保持战略清醒，提出不能打乱仗，要打有把握之仗。他在作战经验总结中写道，要强调近战、夜战……要用迂回、包围、分割、穿插、渗透等等战术动作。从歼灭胡宗南的“天下第一旅”，到陈谢兵团挺进豫西“牵牛”、洛阳“伏虎”等经典战例，让敌方惊呼“攻城陷地，如入无人之境”；从决战淮海、围歼黄维兵团，再到千里大追歼和抗美援朝，仗越打越大，陈赓的战术也越炉火纯青。

歼灭黄维兵团是决胜淮海战役的关键。1948年11月，陈赓指挥18个团为主力阻击黄维33个团12万兵力。他摸透了这位黄埔一期老同学缺乏实战经验，战术指挥上死板僵化的特点，先在浍河南岸南坪集“背水一战”展开阻击，后诱敌深入过浍河进行伏击，最后在双堆集实行包围战，历时一个多月，全歼黄维兵团。战斗中，陈赓采用**塹壕战术**和近迫作业，以战壕对战壕、以地堡对地堡，构筑了纵横交错的塹壕、坑道，逐步紧缩围歼包围圈，既防止了敌人突围，又粉碎了敌人的反击，让部队练熟了阵地攻坚战术。攻坚战斗中，集中全纵队火炮和炸药抛射器（用汽油桶发明的炸药抛射器威力巨大，被敌方称为“没良心炮”）进行重点轰击，再加上部队快速勇猛的攻击，让黄维兵团最终难逃被全歼的命运。塹壕战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发展成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第15军和第12军利用坑道防御体系在上甘岭战役中经受了世界战争史上最猛烈火力的考验，使敌军伤亡2.5万人，付出惨重代价。

在打完淮海战役后，陈赓对参谋们说，从此长江以北我们无仗可打了，过了长江是大追击战。不久，陈赓又率领第四兵团展开8000多公里的千里大追歼战斗，直取广州、粤桂边大围歼、滇南追歼战等战役，把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施展得淋漓尽致。



朝鲜战争爆发后，陈赓主动请缨赴朝作战。毛泽东曾说：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跟美帝打，你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红军长征途中，陈赓在土城镇、直罗镇等战斗中猛冲猛打，被毛泽东多次称赞“好战”。陈赓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知战懂战、能征善战、勇打硬仗的我军高级将领。

知战懂战 深谙战斗“语言”

陈赓出身将门，祖父为湘军将领。从1916年至1921年，湖南连年战事，陈赓几乎“无役不从”，并体会到靠旧军阀救国无望，“遂萌退志”。1922年进入毛泽东倡办的湖南自修大学，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前往广东陆军讲武学堂学习，后又考入黄埔军校，成为后来将星云集的黄埔一期生，接受了正规军事训练。1926年党组织派陈赓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武装暴动、侦查等工作。这些经历既锻炼了陈赓的实战能力，也让他掌握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技巧。

无论是在红军反“围剿”及长征中、在与装备精良的日寇持久作战中，还是在与国民党部队昔日黄埔同学角逐中，陈赓把敌人的“脾气”摸得很透很准。1950年7月7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往越南，出国援越抗法，陈赓把战斗“语言”运用得更加炉火纯青。当时，越南人更倾向于攻打大城市，并不理解陈赓提出先消灭法军有生力量的战略设想。为了说服越军的武元甲及其他将领，原本打算“简单说明一下”的陈赓，一口气足足解说了4个小时。他从战争形势、地理情况以及战争中各方力量的变化等说起，又讲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打消了与会越军指挥员的顾虑。按照陈赓的部署，边界战役取得歼敌8000余人的巨大胜利后，越南军民被能精准分析敌情、娴熟指挥打仗、精通军事教育的陈赓深深折服了。

能征善战 指挥艺术高超灵活

陈赓大将戎马倥偬、一生征战，创造了无数以奇制胜、以少胜多的战例，体现了指挥艺术的高超和战术战略动作的完美统一。1932年6月潢光战役中，



会战清川江

□ 杨景森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给予已逼近到鸭绿江边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迎头痛击，迫使其撤至清川江以南。然而骄横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迷信美军强悍的实力，对中国出兵的决心与力量估计不足，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叫嚣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并准备发动总攻势。其计划以部分兵力做试探性进攻，夺取清川江以北进攻出发地域，查明志愿军行动企图，然后以美第8集团军从西线由清川江北上，第10军从东线经长津湖向江界进发，从东西两线北进占领朝鲜。

示形于弱，诱敌深入

彭德怀判断“联合国军”可能重新组织进攻，提出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如敌再进，让其深入后歼击之。11月5日，毛泽东同意彭德怀提出的作战方针，并强调：德川方面甚为重要，志愿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据此，志愿军党委决定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方针，计划在西线将“联合国军”诱至大馆洞、温井、妙香山、平南镇一线，在东线将其诱至旧津里、长津一线，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

11月6日，“联合国军”开始试探性进攻。同时，麦克阿瑟还发动了以轰炸鸭绿江上所有桥梁为主要目标的、为时两星期的所谓空中战役，以阻止志愿军继续增兵朝鲜。

志愿军则按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主力向后转移。志愿军边打边撤，并故意在撤退时扔掉一些装备物资。骄狂的美军认为志愿军是怯战退走，并断定其所实施的空中战役已迫使志愿

军后续部队不能进入战场。于是，他们放胆向北推进，并于11月24日发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实际上，此时进至清川江一线的美第8集团军部队，已经暴露出纵深浅近、兵力分散、侧翼暴露、后方空虚的布势弱点。

侧翼突破，快速迂回

11月25日，西线敌军已被诱至志愿军预定战场，正面美军推进速度较快，战线推进了6—12公里，其右翼更加暴露。黄昏，西线6个军按预定计划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其中第42、第38军按计划向清川江以东敌人右翼的德川、宁远迅速突击。第38军采取两翼迂回与正面突击相结合的战法，以第112、第113师从南朝鲜第7师两翼发起攻击，第114师从敌人正面突入，战至26日19时南朝鲜第7师大部在德川地区被歼灭。第42军采用正面攻击和侧后突击相结合的战法，于26日晨在宁远地区将南朝鲜第8师大部歼灭。在德川、宁远地区，志愿军第38、第42军在美第8集团军的战线侧翼打开了战役缺口，使其主力右翼完全暴露。

随后，第38军主力向西南实施迂回，于28日拂晓抢占嘏日岭及其以西地区，逼近价川；第113师在主力左翼沿小路向三所里穿插迂回。该师克服了一切困难，14个小时行进了145华里，于28日上午前出迂回至三所里地区，并于29日凌晨又抢占了龙源里，截断了美第8集团军从价川南逃的退路。志愿军十分漂亮的左勾拳，撼动了西线之敌的整个战役布局。

正面配合，三面包围

战役发起后，正面各军迅速向南突破。至29日，第42军在月浦里全歼南朝鲜军1个营，进至新仓里；

第38军主力西进至凤鸣里；第39、66军进至宁边以南地区；第40军进至院里地区；第50军进至博川以西。至此，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1师各一部陷入志愿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在志愿军全线打击下，麦克阿瑟终于坐不住了。为了摆脱危局，把正在前线忙得焦头烂额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和第10军军长紧急召到东京开会。这是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仅有的一次把前线将领召集到东京开会。美国和日本军事专家把这次会议称为“最奇怪的会议”——前方战事吃紧，战线崩溃在即，而前线指挥官竟跑到后方开会。11月29日，西线敌军开始全线撤退。美第1军迅速由清川江西北向南撤至安州地区，准备经肃川向平壤退却。美第9军收缩至价川、军隅里地区，企图沿军隅里经龙源里、三所里向顺川的两条公路向南突围。

围追堵截，猛烈突击

彭德怀决定充分利用美军后撤混乱的有利时机，力争在清川江以南地区首先聚歼美第9军部队，然后乘胜发展进攻，扩大战果。西线志愿军按照部署，在清川江畔西起新安州，东至军隅里、价川，南至龙源里、三所里地区展开围歼战。

美第9军为了打开南撤的道路，以美第2师为主力，向志愿军第113师坚守的三所里、龙源里阵地发起强攻，同时美骑兵第1师和英第29旅各一部全力北援接应。第113师采取坚守和反击相结合的战法，击退美军多次进攻，顽强阻击南撤北援的美军，使南北之敌相距不足一公里，却始终未能会合，从而粉碎了美军南突、北援的企图。

第38军主力在凤鸣里歼灭美第25师一个团大部后迅速向第113师靠拢，于30日晨占领龙源里西北龙兴里、双龙里地区，将南撤的美第2师等部队拦腰截成数段，与敌展开激战。其第112师第335团3连进至龙

源里东北的松骨峰后与敌遭遇，该处是敌人南逃的交通要脉，3连的战士在公路旁无工事依托的高地上，与美军激战数小时，始终未让美军前进一步。美军在久攻不下之时，集中优势火力将高地打成一片火海，随后步兵蜂拥而上。第335团3连在人员伤亡极大，粮弹殆尽的情况下，所有能战斗的人员，包括伤员，带着满身火焰扑向了敌人，用枪托、刺刀、石头，甚至牙齿与敌人战斗，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赞歌。后来作家魏巍根据3连的英雄事迹，创作了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于1951年4月1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志愿军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从此，全国人民用“最可爱的人”的称号来赞誉志愿军指战员。

至12月1日，美第2师等部在西线志愿军各部的协同攻击下，伤亡大半，余部丢弃重型装备輾重向安州逃窜。美第9军见由顺川方向突围无望，下令其他部队转道安州南撤。志愿军继续展开攻击。敌人遗弃的大量大炮、坦克、装甲车和各种大小汽车，绵延逶迤，一眼望不到头，到处是散落的文件、纸张、照片、炮弹、美军军旗、伪军“八卦旗”以及其他军用物资……12月2日，志愿军停止追击，主力转入休整，清川江地区围歼战胜利结束。

清川江围歼战，志愿军歼灭土耳其旅大部，给予美第2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美骑兵第1师、第25师。此战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主力在西线的总攻势，迫使由进攻转入防御，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奠定了第二次战役胜利的基础。



如何认识联合投送行动

□ 郭 凯

多样，战场空间更是呈现出全域多维的特征。战时可能面临一个方向或多个方向同时用兵，这就要求联合投送行动必须能够满足多样化的投送需求，同时兼顾投送对象、投送空间、投送时间等多样化需求。还要有所侧重，在重要的作战空间、作战时间内要突出担负重要任务的部队，将主要的力量集中投送于影响达成战役目的的关键行动和重要阶段上。

联合投送行动与其他行动相适应。联合投送行动与其他作战行动之间的能动反应，不仅仅是依托其他作战行动的计划来制定联合投送计划，更要以联合投送能力来有效调控和设计整体作战计划，增强联合投送行动向着基于联合筹划、联合行动、精确控制快速发展，以满足联合作战对联合投送行动的时代要求。

组织筹划愈加全面

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不断变化，作战筹划呈现出了“讲究谋略、注重整体、要求专业、谋求精确、严控时效”的新特点和新要求。联合投送筹划作为联合作战筹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基于主观指导和客观条件科学有效展开。

联合投送行动筹划基于联合作战决心。联合投送行动围绕联合作战决心、任务、协同和控制等环节展开，牢牢把握制约作战、影响作战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能够同步处理好联合投送行动与其他作战行动的关系，使之有效衔接、整体联动。未来信息化联合作战的样式与行动都在不同程度影响着联合投送行动的方

向、规模以及具体方式等，为了避免投送与作战出现脱节滞后的现象，要把握作战重心，力求在作战的关键环节使联合投送行动与其他作战行动紧密配合，力争使投送行动能够与作战需求同频共振，以不断满足战场的实时需求。

联合投送行动筹划兼顾联合作战全局。未来信息化联合作战，联合投送行动既要担负后装保障任务，还要组织实施远距离的兵力投送。为了确保联合投送行动的顺利实施，要依托联合作战的整体计划，将联合投送力量用于主要的战役方向、担负重要任务的部队、重要的战役阶段之中，确保拥有足够的作战力量以赢得战场主动。

联合投送行动筹划以达成作战部署为目的。为了快速组织实施兵力的展开与配置，在进行联合投送行动筹划时更要突出作战需求，科学合理地对被投送力量、投送力量、防护力量以及保障力量等进行编组、配置和区分任务，并根据联合投送的任务企图、投送规模、投送方式和投送路线以及敌人威胁程度，灵活确定联合投送行动的相关部署。

指挥控制愈加高效

高效的指挥控制是信息化联合作战实施的基本前提，联合作战体系的顺利运转更是离不开有效的指挥控制。未来信息化联合作战涉及多元作战力量参与、多种作战行动进发、多维战场空间交织，使得联合投送行动指挥控制问题更加凸显。

联合投送行动共享战场全局态势实施同步指挥。联合投送行动应确保能够与其他作战行动同步一

致，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与其他行动形成共同认知，实施同步协作，提高决策效率，要能够始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现代战争中的战场信息时效性更强、战场态势变化更快，必须统筹战场全局以及各个作战行动，科学预测每个战场以及每个行动的投送需求和相关的支援保障行动，根据战役阶段的推进实现基于现实的实时联合投送行动指挥控制。

联合投送行动融入作战指挥流程实施一体指挥。信息化联合作战参战力量多元、战场空间广阔，联合投送行动面临艰巨的任务。在组织实施联合投送行动时，指挥员要从作战全局出发，根据作战类型、作战样式、战场环境、敌情变化等有关约束条件，使联合投送行动的指挥控制融入到整个联合作战指挥控制之中，确保能够与联合作战战时需求相适应。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优化规范联合投送行动，确保联合投送行动能与作战行动同步协调，实现精确计划快速组织，精确控制快速协同，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

联合投送行动与作战精准衔接实施精确控制。未来信息化联合作战节奏明显加快，作战时间显著缩短，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部队机动、装备补缺、物资供给等大量任务，使得投送需求蜂拥而至，投送任务总量急剧增大。为了实施精确投送，力求投送与作战高度契合，应充分利用侦察情报保障、信息保障以及后勤和装备保障等对联合投送行动实施全方位的支援保障，确保联合投送行动顺利实施，做到“所投即所需，所需即所投”。